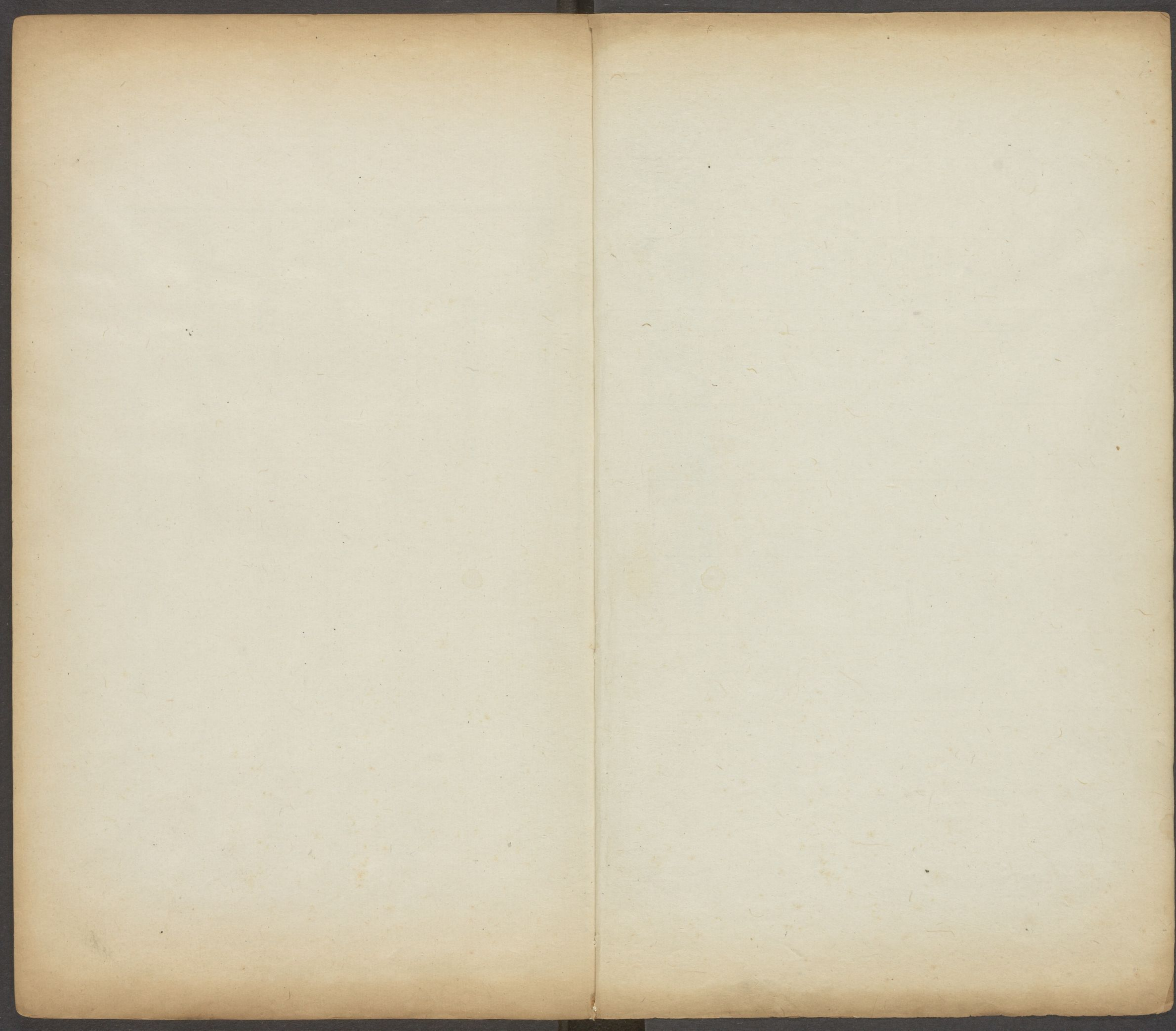


4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8 1956

T8911/0914



孫子參同卷三

兵勢第五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圖衆如圖寡
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
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兵
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之
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如
時是也轉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殫述也

表了凡曰虛
實篇云兵無
常勢因敵變
化故此篇前
半言出奇後
半言動敵先
言無常勢後
言曰敵也
王鳳洲曰奇
正並言却重
奇字觀後奇
正之變可見

孫子參同卷三

兵勢第五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首句起下奇分數是也一句鬪衆如鬪寡

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

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凡

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

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

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卷三

兵勢

此是出奇無窮

上言激水此
言轉木石水
本至柔激之
漂石木石無
情轉之在我
所謂勢也

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
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
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鷲鳥之疾。至於毀
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
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闐闐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
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
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

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
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
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
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
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

分。謂偏裨卒伍之分。數。謂十百千萬之數。

各有統制。而大將總其綱領。故治百萬之
眾。與治寡同。此韓信所以多多而益善也。
奇正是也。
兵體萬變。無不是正。無不是奇。我
之正。使敵視之為奇。我之奇。使敵

視之為正。如韓信出背水陳。以兵循山而拔。趙幟則背水正也。循山奇也。盛兵臨晉。而以木罌從夏陽襲安邑。則臨晉正也。夏陽奇也。

以正合以奇勝。正兵合戰。奇兵出其不意。以取勝。如鄭伯禦燕師。以三軍

軍於前。以潛軍襲其後。是也。

其勢險其節短。險迅也。勢迅則難禦。短近也。節近則易勝。如麴義破公孫

瓚。發伏於數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奔赴於三十步之外。得勢險節短之義。

紛紛紜紜。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

不可敗。此言陳法也。風后握奇曰。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奇者零也。陳數有

天中心有零者。大將握之不動。以制四面八陣。而取準則焉。其人之列。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也。又曰。先定將軍定兩端。蓋遊軍執本。方旗號先定地界。然後軍而遊之。兵於旗下。及出奇正變為陣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進退疾徐。疏密之節。一如此法。善將兵者。進退紛紛似亂。然士馬素習。旌旗有節。非亂也。渾沌形勢。乍離乍合。人以為敗。然號令素明。離合有勢。非可敗也。形圓無行列也。若武侯之八陣。李靖之六花。唐太宗之破陳樂舞。皆其遺制也。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恃治則亂生。恃勇強則怯。

弱生。如秦皇都關中。陳勝吳廣乘弊而起。亂生於治也。符堅伐晉。曰。吾士馬百萬。投鞭可

斷江水及敗風聲鶴唳皆為晉兵怯生於勇也吳王夫差破越伐齊陵楚兵無敵於天下還為越所滅弱生於強也

善動敵者形之齊將田忌伐魏孫臏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

怯不如因勢而利導之乃滅竈而趨大梁龐涓喜曰吾素知齊怯入吾境三日士亡者大半倍日并行逐之遂敗於馬陵此強而形之以弱動其來也隋煬帝為突厥所圍太宗應募救援謂定興曰始畢可汗敢圍天子必以我倉卒無援宜多齎旗鼓設疑兵以張我軍容令數十里晝則旌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以為救兵雲集觀塵而避不然彼眾我寡不能久矣師次崞縣始畢遁去此弱而形之以強動其去也

擇人而任勢先料兵勢後擇人以任之如曹

樂進守合肥誠曰孫權至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諸將皆疑遼曰出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其未合而擊之折其威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權至遼與典大破之還修城守眾心乃安

魏武帝曰兵勢者用兵任勢也分數部曲為

分什伍為數也形名旌旗曰形金鼓曰名也

奇正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

奇者從旁擊不備五聲等喻奇正之無窮也

詳明

踐形匿情于
義則深于文
氣則不順

任勢作任權
從因利制權
句看出先得
我心

是變

驚鳥之疾。發起擊敵也。勢險疾也。節短近也。節如發機。在度不遠。發則中也。或曰。勢險其勢險峻。不可阻遏也。節短。其節短促。不可預備也。紛紛紜紜。亂旌旗以示敵。以金鼓齊之也。渾渾沌沌。車騎轉也。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亂生於治。三句皆毀形匿情也。治亂數以部分名數為之。故不可亂也。勇怯勢強弱。形。形勢所宜也。形之。敵必從。見形勢也。與之

敵必取。以利誘敵人。遠離其壘。而以精銳擊其空虛孤特也。任勢專任權也。李卓吾曰。兵無一定之勢。故奇正之兵。亦無一定之用。勢者。因利而制權。故奇兵之勢。亦因敵而變化也。無正不成奇。無奇不成正。謂奇正之相為用可也。無有奇而不正者。亦無有正而不奇者。謂奇正之合為一。又可也。奇正之變化。其勢又烏能定乎。故凡可以誘敵者。皆奇也。

說透本字勢
字益明

是權勢也。是詭道也。凡所以待敵者皆正也。皆本也。所謂以本待之也。是故以利動之。以形示之。以亂與之。使敵人但見吾之爲怯。而聞吾之爲弱也。此奇也。然已使敵人皆見而聞之矣。則雖奇亦正。如李牧之居趙代。雖自家士卒亦以牧爲怯。況東胡諸種乎。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求之於勢。故勢常在。我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亂實生於

是相生如環

治也。怯實生於勇也。弱實生於強也。此正也。然吾之實治。實勇。實強。夫誰則知之。唯其不可知。則雖正亦奇。奇正之用。又曷可窮也。故凡敵之人。未有誘之以利而不來者。未有多方以誤之而不可致者。然亦未可以一定執也。設使利之而敵不動。形之而敵不從。與之而敵不取。則雖孫武子亦且柰之何哉。故敵人如太山。吾雖勢如激水之疾。可如何。敵人

此便是既生
喻又生亮不
可不算到此

不可動即不
動便是高人
一着

如狡兔之深藏於穴。吾雖勢如鷺鳥之節。可
如何敵人能先為不可勝以藏於九地之下
也。吾之勢縱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也可如
何。故任勢者可動。即動不可動。即不敢動。可
動。即如轉圓石。如鷺鳥節。如漂石激水。遲慢
一毫不得矣。不敢動。即如山之安。如木之靜。
如方之止。夫如是。故其勢常在我也。是故著
兵勢。

參考

以情字貼形
以机字貼勢
極安形勢原
不是二項此
論極明白

卓吾子曰。勢者機也。機動而神隨。故言軍形。
便言兵勢。夫兩軍勝敗之形。雖未戰而其形
已見矣。然非真聰明神智之主。則不能知。故
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知之
則謂知己。而知彼。雖百戰而不殆矣。夫惟其
能知彼已勝敗之形。於衆人之所不能知也。
是以因利制勝。以應形於無窮。雖鬼神亦莫

得而測之也。蓋形雖不可知而猶可見。若任勢則無形而不可見。况可知耶。故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然則非變易無方之神人。又安能運變化無窮之神勢也。勢雖神妙。總不過奇正。奇正雖變。總不出虛實。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

一者獨任也

與陰符經同
一机局

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武王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資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

眩敵决机盡
于此數語

深秘

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大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爲常。物有死生。

素問云。膽者將軍之官。決斷出焉。可見將軍矣。不決斷不爲將軍矣。

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孤疑。善戰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

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
衡敵。對無立國。

武王曰。凡用兵之法。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
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
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陳
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爲變也。深
草叢翳者。所以遁逃也。溪谷險阻者。所以止
車禦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均澤

此篇曲盡任
勢之術

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
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
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
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
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
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弩長
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關遠候。暴疾繆遁者。
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誼囂者。所以行奇謀

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積糧多

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里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

孫曰：勢吳曰
機總是一局

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為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眾。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太宗曰。蕃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唯強。弩倚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

晁錯言匈奴
之長技三馬
居其一中國
之長技五弩
居其一

所謂擇人者。各隨蕃漢所長而戰也。蕃長於馬。馬利乎速。鬪。漢長於弩。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蕃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以措勝於眾。眾不能知其此之謂乎。

靖再拜曰深乎陛下聖慮已思半過矣

右任勢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

當奇而奇却原是正

是謂真奇

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是亦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二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

偶然成功便
為話靶建成
自道如何
此還是偶然

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
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
聖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
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
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
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耶靖曰凡
兵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且右軍不却則老
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

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
此所謂以奇為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
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却也高祖失色及
朕奮擊反為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
太宗曰凡兵却皆為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
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小大而不應令喧囂而
不一此真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
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

孫子參同
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已五而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此言大略爾。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

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爲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爲變。此教戰之術。爾教閱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措。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

不活看則新書六甚不通

知人知書

獨解

談入妙表衛
以不能贊一
辭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大眾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卿舅韓擒武嘗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但以奇為奇。以正為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

○太宗曰古人臨陳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鬪。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不

千古空論

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符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符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唯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爲垂所陷明矣。夫爲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爲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爲機。其義則

一考其辭云：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奇餘零也。因此音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爲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機握奇。本無二法。在學者

兼通而已。

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為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蕃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為一法。蕃

得使辭使指之意

好計

到此堪為前席

落宜自為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蕃而示之。漢漢而示之。蕃彼不知。蕃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為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

如人

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為牝。益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

此等想頭從
引新嘗瞻中
來

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焉。

○太宗曰。四獸之陳。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

正是詭道

也。靖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陳。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

存之所以廢
之此吾百思
所不及

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况多失者乎

英雄欺人只
是一誤字

右奇正

武王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即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即知其去來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為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

察變亦是任
勢虛

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陳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敗矣。武王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陳選鋒。見則可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此是見利勿
失。遇時不疑。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旣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

擊勿疑。

尉繚子曰。矢射未交。長刃未接。前譟者謂之虛。後譟者謂之實。不譟者謂之秘。虛實者。兵之體也。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背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為敵所致。故也。

如何。卿悉為諸將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

右虛實

卓吾子曰。夫虛實之端。奇正之術。此兵家之勢。不可先傳者也。且非但不可先傳。即雖欲傳之。而不可得矣。故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

奇正是我勢
虛實是敵情
必我先任勢
而後敵情可
察

醒

正者。節制之兵也。然既謂之節。謂之制矣。則雖正而奇。自在。唯知兵者自悟之耳。故談兵與談禪一也。不悟則終不可得而用也。故述節制。有制必先選士。故述選士。士選而後練。故述練士。士練則教法粗備。故述教法。而陣法。而伍法。而騎法。而步法。而司馬法。皆備矣。況將令也。軍器也。有不備乎。然則將之可以先傳者。只此矣。

武侯問曰。兵以何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夫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世有將無能
而兵有制者
乎兵無制而
將為有能乎
疑二語原不必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云爾。臣按。

孫子曰。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

確論

教正不教奇
即與人規矩
不能使人巧
之意

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爾。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制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卽八陳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

昔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爲破陳樂舞，唯卿已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太宗曰：方色五旗爲正乎。旛麾折衝爲奇乎。分合爲變。其隊數曷爲得宜。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

演習分合此
法亦佳

先侍一勝則
敗是其常矣

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三兵散
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
三合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
所宜也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
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
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卽
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

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
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
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陳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
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
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
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敢輕哉故有出而交
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

譬如棋逢敵
手

輕肆只是見
淺

高着

堂堂之陳。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陳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爲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而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則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爲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有知兵。不能紀其實迹焉。

右節制

武王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柰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覽羣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受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

取長授職。正
是通達處

所謂因能授
職也

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理三人。主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澗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

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

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諜。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計會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

武王曰。選車士柰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旌旗。力能殼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

除腹心一人
共七十二人

選鋒

選鋒

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王曰選騎士柰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
年四十已下長七尺五寸已上壯健捷疾超
絕倫等能馳騎殼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
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衆
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王曰練士之道柰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
力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

使切使過使
貪使詐使愚
先
收

銳力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陣之士

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

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

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

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

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

鬪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為其將報讐者

聚為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

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壻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爲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吳子曰。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陳三萬。以

此太公較簡而精

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右選練

妙

臂指之勢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

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鏑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凡畜車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

語簡而明切
妙

周禮趣馬掌
馬政齊其飲
食簡其六節

即葩經所謂
車攻馬同

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
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
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
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
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始盡。諸軍新置。不經
陳敵。今教以何道爲要。靖曰。臣常教士。分爲
二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旣成。授之軍校。此一

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爲十。以十爲百。此一等
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陳圖。
此一等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閱。
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行罰。陛下臨高觀
之。無施不可。

武王曰。凡用兵爲天陳。地陳。人陳。柰何。太公
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
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

以前是教法

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入陳。
尉繚子曰：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敵與將，猶權衡焉。

尉繚子曰：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坐之，兵劔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之。此必勝之術也。

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卽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

與風后握奇
之大畧相同

使遠玄机

此陳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

指畫如登

妙

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閒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鬪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闡闕。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

牧誓曰不愆
于六步七步
乃止齊焉戒
輕進也不愆
于四伐五伐
六伐七伐乃
正齊焉戒貪
殺也

千載之下相
知

此內政寄軍
令全見齊語

按司馬法百
人為卒五卒

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
建井畝。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
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
公以百夫致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
紂。七十萬眾。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
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
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
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

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
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
齊興師。爾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老
臣雖死。無媿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
三分齊國。以為三軍。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
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故二
百人為卒。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五鄉一
師。故萬人為軍。亦由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

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得太公之遺法。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耳。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爾。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

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為六。武侯之舊法焉。

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靖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陳間容陳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陳六千人。共三萬。

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

太宗曰。卿六花陳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陳。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所。臣常教士三萬。每陳五千人。以其一爲營法。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陳五變。凡二十五人變而止。

○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伍爲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五人爲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

東西兩廂即
左右翼也

以丁是陳法

五人而變為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為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用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唯伍法為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為正，六十人為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為二正，而三十人分為二奇。蓋左右等也。穰苴所謂

星伍法

此段論騎兵

五人為伍，十伍為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武王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

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初至，行陳未定，

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

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鬪，吾騎翼而勿去。

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

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

行陳不固，士卒不鬪，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

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路。敵人必饑。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士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

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武王曰。九敗柰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

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
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間。
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
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
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
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
之歿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
敗也。

○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
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
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爲三類。爾
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
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常教以正。
騎隊常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爲三覆。
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
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

三覆三處伏
兩廂左右翼

此法回軍轉陳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太宗笑曰多少人爲曹公所惑

此段論步兵

○武王曰步兵車騎戰柰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旣衆且武車騎翼我

兩旁獵吾前後吾二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柰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爲四武衝陳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退闌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立而爲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必解

以制勝

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

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爲一種。形勢爲一

種。及陰陽技巧爲二種。此四種也。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爲大政。成有

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

詳見禮記

得什伍而相
收司連坐法
之意

隙。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尉。繚。子。伍。制。令。曰。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
保。也。十。人。為。什。什。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
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干。令
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
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屬
有。誅。間。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
揭。全。間。有。誅。吏。自。什。長。已。上。至。左。右。將。上。下

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
弗。揭。者。皆。與。同。罪。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
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
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國。人。聚。舍。同。食。烏
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尉。繚。子。分。塞。令。曰。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地
分。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將。有。分。地。帥
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營。其。溝。洫。而。明。其。塞。令

如此畫一便
是以治為勝
虞

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誅之。
伯不誅，與之同罪。軍中縱橫之道，百有二十
步。而立一府柱，量人與地。柱道相望，禁行清
道。非將吏之符節，不得通行。采薪芻牧者，皆
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吏屬無節，士
無伍者，橫門誅之。踰分于地者，誅之。故內無
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姦。

○尉繚子束伍令曰：五人為伍，共一符，收於將
吏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亡，有賞。
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亡長得長，當之。得長
不亡，有賞。亡長不得長，身死家殘。復戰得首
長，除之。亡將得將，當之。得將不亡，有賞。亡將
不得將，坐離地，遯逃之法。戰誅之法曰：什長
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百
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
得誅萬人之將，大將軍無不得誅。

尉繚子經卒令曰。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爲三分焉。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五章。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經卒。亡章者有誅。前一伍行。置章於首。次二伍行。置章於項。次三伍行。置章於胸。次四伍行。置章於腹。次五伍行。置章於腰。如此。卒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見非而不詰。見亂而不禁。其罪如之。

尉繚子勒卒令曰。金鼓。鈐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鈐傳令也。旗。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奇兵則反。是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驚鼓也。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鼓失次者有誅。

五段是將令

誼譁者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者有誅。百人而教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萬人。萬人教成。會之於三軍。三軍之衆。有分有合。有大戰之法。教成。試之以閱。方亦勝。圓亦勝。錯邪亦勝。臨險亦勝。敵在山。緣而從之。敵在淵。沒而從之。求敵若求亡子。從之無疑。故能敗敵而制其命。

武王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

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兵器原在。鑿鋤間。

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鑿之具。其矛戟也。蓑薛蓋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鏐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紵。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鋤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

以農喻兵最
詳切

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善為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紵。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

○武王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

此篇制曲之
詳。多軒轅所
未備

大車

按戰陣高巢
車曰櫓。比大
扶胥。差小

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大哉王之問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為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為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陣。敗強敵。

大黃弩名一
發三矢

謹帳虫之善
擊者故以取
義

輕車

勝大首也

上三器皆用
之以敗寇

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堅陣。敗強敵。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為翼。飛鳧矢名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為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為首。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為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為流星。陷堅陣。敗步騎。天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可以敗強敵。輜車騎寇

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陣。敗步騎。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霆擊。陷堅陣。敗步騎。方首鐵楛。維勝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楛。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方首鐵楛。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槌。敗步騎。羣寇。飛鉤長八寸。鈎芒長四寸。柄

蒺藜多刺之物

小車制自黃帝者

織女六蒺藜之類

隨時拒守之器

長六寸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三軍拒守木螳螂劔刃扶胥廣丈二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走騎突瞑來前促戰曰刃接張地羅鋪兩

鐵蒺藜參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曠野草中方胸鋌矛千二百具張鋌矛法高一尺五寸敗走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地陷鐵械鎖參連百二十具敗走騎要窮寇遮走北壘門拒守矛戟小櫓十二具絞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劔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塹飛橋

渡溝塹

渡大水

紫宮一作紫營

此下皆山林結壘之具

兩具

大斧伐木大鋤平土銅築以築垣皆山林結壘之具

捍禦之具

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着轉關轆轤
 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廣一丈
 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
 浮鐵螳螂矩內圓外徑四寸以上環絡自副
 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橫
 一名天船山林野居結虎落紫宮環利鐵鎖
 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
 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

四丈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徽縲長二丈以上

刺○當○以○走○水

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泉鉏鋤廣四

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杙張之伐木天

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大鋤檠鋤刃廣

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為垂長

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胸鐵杷柄長七尺

以上三百枚方胸鐵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

枚方胸兩枚鐵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菱

樵採之具

巧手使器具
不竭

此是器械

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櫓刃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杵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椽杵大鎚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礪兵器為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也。

右教法

陳法

伍法

騎法

步法

司馬法

將令

器械

孫子參同卷三

終

孫子參同卷三



